灼艾集

灼艾餘集卷之二

四明萬表選集　男達甫訂証
　　　　　　　孫邦孚重梓

自警編

元城先生因言及王荊公學問先生曰金陵亦非常人其操行與司馬溫公略同其質朴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為意是所同也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者耳而諸人輒溢惡此人主所以不信而天下之士至今疑之以其言不公故愈毀之而愈不信也嘗記漢時大臣於人主之前說人短長各以其實如匡

衡論朱雲以為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其一也凡人有善有惡故人有毀有譽若不稱其善而併以為惡而毀之則人必不信有是惡矣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乖僻用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為以財利結人主如桑弘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姦邪如盧杞大佞如王莽則人不信矣蓋以其人素有德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夷考之無是事則與夫毀之之言亦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

張子韶曰伊川云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

人害亦不細此眞格言也予聞尹彥明從學於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旣有所聞正如服烏頭苟無以制之則樂發而患生矣顯道之言誠可為淺露者之戒

韓魏公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在北門九日燕諸曹詩有曰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節香李彥平深敬此語嘗大書於壁以為晚節之規

滎陽呂公希哲文靖公之孫正獻公之長子更歷中外凡典五州晚居宿州真陽閭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粮數日者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

外更無一事擾公私古人清白傳家如此

蘇公頌言少時聞前輩章郎中曰人主不宜有所好有所好則腹心肝膽皆在人知矣故好征戰則孫武白起之徒出而民殘於干戈矣好刑名則韓非張湯之徒出而民苦於刻削矣好聚斂則桑羊皇鎛之徒出而民困於掊克矣好順從則張禹胡廣之徒出而民敝於夸大矣豈惟人主學士大夫亦宜知之夫龍神騰驤豈可羈也然或豢養於人者為其有嗜慾也

任恭惠與呂許公同年進士而同為博士恭惠登樞年耆康強許公時尚為相嘗所歎羨詢其服餌之法

恭惠謝曰不曉養生之術但中年因讀文選有所悟爾謂石韞玉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也許公深以為然

閒中隱士駱耕道常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坐左右夏至宜節嗜慾冬至宜禁嗜慾蓋一陽初生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也且嗜慾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陰陽相爭時尤損人耳馬永卿曰不獨月令如此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為座右銘也耕道曰然

陳瓘有斗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間有歡適不過大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每日有定課自鷄鳴而起終日寫閱不離小齋倦則就枕既寤即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於床側自提就案人或問公何不呼喚使者公曰起止不常若涉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偶吾性安之故不欲勞人也

呂文靖公夷簡在章獻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勸公宜退公曰先帝待我厚期以宗廟安寧死而不愧於先帝故平勃不去所以安漢仁傑不去所以安唐使吾亦絜虛名而去治亂未可知也故孜孜燮輔知

無不爲綈禍之未形事之將然必先爲之救禦

王沂公與一朝士有舊欲得齊州沂公曰齊州已差

人乃與廬州不就曰齊州地望卑於廬州但於私便

耳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改易前命當亦不難公正色

曰不使一物失所惟是均平若奪一與一此一物不

失所則彼一物必失所其人慙而退

紹聖初黨禍劉器之尤爲章惇蔡卞所忌遠謫嶺外

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之不屈也一日行

山中扶其母籃舁憩樹下有大蛇冉冉而至草木皆

披靡擔扶驚走器之不動也蛇若相向者久之乃去

村民羅拜器之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見官喜相迎耳官行無恙乎温公門下士多矣如器之者所守凜然死生禍福不變蓋其平生喜讀孟子故剛大不枉之氣似之

伊川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

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鑑乎聞者歎服

韓魏公言慶曆中與希文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爲己也

趙槩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爲事集古今諫諍爲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迹不至朝廷爲高得鄉郡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

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坐右以時省閱

張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伊川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孫叅政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人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孫荅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力稱於天下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何功以輔政唯薦二臺官為無愧耳

呂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

意伯淳曰願侍郎寧可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

杜正獻公衍一日憂見於色門生曰公今日何以不悅公曰適覩朝報行某事行某事非便所以憂爾又一日喜見於色門生未及問公曰今日朝報某人進用某人進用社稷之福也公又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第衍荷國恩之深退居以來家事百不關心獨未能忘國爾

明道先生攝邑盛夏塘堤大決法當言之府府禀於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如是苗

稿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

治平中夏國信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祝諮主館伴旣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韓魏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云受命舘伴不敢輙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他語邪公乃條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辭對辯某事則以某辭折祝雖唯而退及安事果及十事凡入事正中公所料祝如教答之夏人聳伏

劉敞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理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松亭趍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駮也為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

范忠宣公親族間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終身佩服公平

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敝糯每退自公易衣短褐率以為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達官終始如一

元城先生在宋杜門屏跡不妄交遊人罕見其面然田夫野老市井細民以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及沒耆老士庶婦人女子持薰劑誦佛經而哭泣者日數千人至填擁不得其門而入家人因設數大爐於廳下爭以香炷之香價踊貴後二年虜人驅墳戶發棺見公顏貌如生咸驚曰必異人也問誰墳戶對以某官一無所動蓋棺而去

元城先生與馬永卿論禮記內則雞鳴而起適父母

之所僕曰不亦太早乎先生正色曰不然禮事父與君一等一體父召無諾君命召無諾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今朝謁者必以雞鳴而起適君之所而人不以為勞蓋以刑驅其後也世俗薄惡故事父母之禮淂已而已爾若士思義如那則今人可為古人矣

子弟之賢不肖係諸人而世人不以其不肖為可憂子弟之貧富貴賤係諸天而世人乃憂其貧且賤多為不義之事以求富之貴之淂非倒見耶

韓魏公言希文嘗與吕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者希文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

爾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

胡公安國仕止久速由道據義行心之所安也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輓留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公曰子發學易二十年至有成說則此事當素定矣某謂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

薛魏公尤知命無誠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謹勿為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黃緣憑籍而無遺人主為知己令忝三公所恃者

公道與神明而已矣焉可誣哉其自守如此
至道初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曰人
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為輔
相今退在班列寧𡨋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昌言曰
蒙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為忝冒僕射師長百
僚資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且亦不聞蒙正之鬱悒也
況今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且官
祿不足以自重矣上默然又嘗言士大夫遭時得位
富貴顯榮豈得不竭誠以報國乎戩若水言高尚之
人固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

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故而效忠於上此中人以下
者之所為也上然之及劉昌言罷上問趙鎔等曰頗
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談
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當在位之時不能悉心補
職一旦斥去即汍瀾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
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
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
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
即宴駕不果上及今上之初年再表遜位得請
待制王公質子野充職館殿二十餘年同舍皆顯官

公[illegible]然不動惟求外補當國者非親必舊未嘗析顏色屈議論以合其意

章惇蔡卞用事所以欲殺劉元城者至矣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復徙廣東凡甲令所載稱遠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夏令所在州軍監督日行一舍或泛海往來𦤶所人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幾八十堅悍不衰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之或問何以至此曰誠而已公𦤶梅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輒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屬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願公

自裁無辱公告之曰安世罪大責輕若朝廷不貸甘心東市之誅使國家明正典刑誅一戒百亦助時政之萬一何至效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哉不爲動使者入海島杖死元祐内臣陳衍蓋累聖相授不殺近臣惇卞屢造此禍而不克故因令使者迂往諸郡以虛聲逼諸流人使其自盡也自是廣人寖知惇卞意時貶所有土豪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資入京師以求見惇犀珠磊落賄及僕隸久之不得見其人直以能殺公意達之惇乃見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入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驅至公貶所郡

將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言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開朝廷賜我死即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從其僕取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歎以為不可及也俄報運使距鄆城三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曾無少異至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鐘動上下驚曰鐘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鳴鐘者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唁者曰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

矣然公亦無喜色於是見公處死不亂如此

孫宣公奭以太子少保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廳仁宗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廳壁語客曰白傳有言多少朱門鏁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於色復顧石守道誦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興大耋之嗟公以醇德與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始終全德近世少比

詩人類以棄官歸隱為高而謂軒冕榮貴為外物然鮮有能踐其言者故靈澈答韋丹云相逢盡道休官

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識之也趙嘏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須臾忘情於軒冕耶張乖崖在蜀有一幕職官不為乖崖所禮遂獻書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公謝而留之彼蓋有激而云豈誠心哉筆談言有武人忽作詩云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棄官歸此最勇決乎嘗於驛壁間見人題兩句云人生待足何時足未老得閑方是閑予深味其言服其精當而媿未能行也此與夫所謂一日看除

日三年損道心者異矣

或問如何斯可以安心李樂菴曰樂則安若早夜戚戚然以得失榮辱為慮雖一日亦不能安矣古人窮亦樂通亦樂未有其心不樂而能安之也又云逆順之境一也世之昧者方居順境則遂物而失身迨處逆境則執我而喪志惟智者處之以無心故窮亦樂通亦樂

畢文簡公士安端方沉雅有清識所至以嚴正稱然性謙退嘗謂人曰僕仕宦無赫赫之譽但力自規檢庶幾寡過耳

元城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辭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爲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陳瓘曰公平生學術以誠入無往而非誠凡絕欲是真絕欲心不動故公曰然公曰安世自絕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平生坐必端已未嘗傾側靠倚每日行千步燕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晝寢啜茶伴客有至

六七盌終身未嘗草書歲時家廟祭饗拜跪七十有二未嘗廢闕此祖先相傳安世終身由之以勵子孫一皆本之以誠故心嘗前知兩月前自覺必有變異果長子不祿故至誠如神聖人豈吾欺哉

趙忠簡公鼎再相已踰月未見所施朝士或以此責之公曰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悲惟當靜以鎮之若大作措置煥然一新此趣死之術也張德遠非不欲有為而其効如此亦足以為戒矣

慶曆三年春范文正公巡邊至為環慶經畧使知環

州以屬羌多懷二心密與元昊通以抑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崛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尚寢世衡蹴起之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邪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又傳云世衡佯醉卧其帳中奴訛與其妻環侍不敢離左右既醒而謂曰我醉此爾何不殺我奴訛泣曰是何

言邪惟有一死可報吾父爾自是屬羌無不悅服

彭公思永常教其子弟曰吾數歲時冬處被中則思天下之寒者矣其本源如此故仁恕之善見於天下而人推其誠長者

范文正公微時嘗詣靈祠求禱曰他時得相位乎不許復禱之曰不然願為良醫亦不許既而歎曰夫不能利澤生民非大丈夫平昔之志也他日有人謂公曰大丈夫之志於相理則當然醫之伎君何願焉乃無失於卑邪公曰嗟乎豈爲是哉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且大丈夫之於學也固

欲遇神聖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内之溝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醫果能為良醫也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民之厄終以保身長生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捨夫良醫則未之有也

蘇文忠公軾與朱鄂州書云昨王殿直天麟見過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輙殺之尤諱養女初生輙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天麟每聞

其側近有此輙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為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挽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輙見之其狀甚急遵獨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必行且立賞召人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鄰保家財充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

豈可勝計哉

司馬温公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殉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或以諸葛孔明事多食少之語戒之公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大事也既沒其家得遺一表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

呂文穆公蒙正諸子曰大人為相四方無事甚善但人言無能為事權多為同列所爭公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耳此真宰相之事也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材客去隨疏

䟽之悉分門類或問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為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尚書李公檡風度凝遠與人有忌意而遇事強毅不為茍合初善王荊公荊公當國異有助而抵之乃力於他人荊公嘗遣雱諭意曰所爭者國事盍少存朋友之義公曰大義滅親況朋友乎自守益確士論以此歸之

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盡聲色之樂一時舘閣清流無不往者韓魏公於其間最年少獨未嘗造焉

李數召而公數以事辭人有强之者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耳公處之不失和李莫能致怨同時諸公亦不以爲介也

梅尚書和勝執禮嘗序送吳仲儀提點江西路刑獄云劉夔侍郎自負有道術功行一旦上章解組徑入武夷山樓居遐想曰俟仙去俄有神降之言罪莫大於殺人夔抱大罪柰何輿安念于帝所夔叩頭自列生平修謹雖物無敢殺而況於人神曰昔提點某路刑獄時某縣入某死罪州如之夔弗察也其罪實等夔於是悵然悔咎不可及又聞陳睦嘗提點兩浙路

刑獄會杭民有妾夏沉香者澣衣井旁其嫡子墮井妻訟於州必以謂沉香者擠之墮井也三易獄不合睦怒劾掾別委官攝治之訐獄具以不讐逐逐三掾而殺沉香東坡詩所謂殺人無驗終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爲有激云他日睦還京師久之無所授間廟師邪頗從仙人游乃密叩以未來事邪終拒弗之荅尋語所親曰如沉香何睦爲之震汗廢食者累日孫華老覺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華老華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華老曰佛殿未甚

壞又無露坐者孰若與其錢為獄囚償官遂使數百人釋枷鏁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官囹圄遂空

程文簡公琳為三司使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滑為姦欲除其名而合為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

孫伯純知海州日朝廷調發軍器有弩樁箭簳之類海州素無此物民甚苦之請以鰾膠充折孫謂之曰弩樁箭簳共知非海州所產蓋一時所須耳若以土

産物代之。恐汝歳歳被科無已時也。

太宗在藩王顥與周瑩爲給侍赤脚道者相顥曰此兒須爲將相但無陰德耳及長太宗愛之曰爾非儒家㮚寡學問他日富貴不免面牆取軍誡三篇令誦之咸平三年以使相出帥定州便宜從事忽旦道士通剌爲謁被冠褐自稱酆都觀主笑則口角至耳亂鬢若剛鬛謂顥曰昨日上帝牒酆魂二萬至本觀未敢收於冥籍兆於公之手者公累殺之則功冠於世然減公筭十年二紀請裁之顥謂風狂叱起後月契丹引數萬騎獵於威虜軍境即梁門也會雨虜弓皆

皮紘緩弱不可用顯引兵勁襲大破之梟名王貴將十五輩獲僞羽林印二紐斬二萬級築京觀於境上露布至闕朝廷以樞相詔歸赴道數程而卒

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也性亮直善面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孺曰公居南鎔之地宜法造化爲心造化以虵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虵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之於通衢使爲民害可乎魏公甚嚴憚之

張商英抗疏論七臣其畧曰臣聞公輸知材之美惡然後能用其材之宜而作宮室岐伯知藥之陰陽然

後能用其樂之性而治疾病人君之任其臣下亦猶此而已矣有大臣有忠臣有能臣有幹臣有容臣有幸臣有巧臣此七臣者人主不可不知也欲知七臣之所為先觀其趣嚮之所歸則思過半矣行義修於家道德重於身明於天人之微達於去就之際親譽並用而不疑巨細並行而不亂若此者大臣也劉方正直卓然自信諫君之過期於無過去民之害期於無害不趨易而避難不辭怨而居患若此者忠臣也智足以應卒術足以禦煩俯取譽乎民而民實受其賜仰取愛乎君而君實賴其功若此者能臣也治財

則朘剝而速富使民則督迫而速逆集事則哨刻而速成若此者幹臣也偷合苟生無所臧否不卹國之安危不顧時之利病主之所予從而予之主之所奪從而奪之固祿持寵為妻子昆弟計若此者容臣也不義而富不忠而貴佞邪而君不知暗默而衆不測若此者幸臣也揣摩捭闔善用機數迎風順旨鈎中主欲獻其小信以行其大詐委其小忠以濟其大姦若此者巧臣也大臣進則帝德興矣忠臣進則王業成矣能臣進則霸政張矣幹臣進則國本削矣容臣進則主聽昏矣幸臣進則君子退矣巧臣進則社稷

亡矣哉七臣者成敗治亂之機而人主之所當審也

王文忠公克臣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為勝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為朝廷患貴果出降

陳公泊初為開封府功曹參軍時程琳尹開封章獻太后臨朝族人貴驕自恣老卒死人莫敢言公當驗屍郎造府白琳琳望見公來迎謂曰驗屍事耶公

曰未也琳遽起隱屏閒曰不淨相見公唯而出遣屍孫太后已遣中人至曰速視畢奏來公起再拜曰領聖旨未畢使者十輩督之吏等皆懼謂公應以病死聞公怒曰何不以實吏等駭曰公固不自愛其曹不敢公復怒曰此卒寃死待我而伸爾曹依違懼罪法不爾赦耶自實其狀詣琳琳又迎問曰如何公曰杖死琳大喜撫其背曰如此陰德官人必享前程遽索馬入奏已而太后族人有特旨原公亦不及罪公自此名顯歷官臺省終三司副使人以為積善之報未艾云

鄂州崇陽素號難治歐陽曄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於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辨有古良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

近世有人兒子不孝見子生兒詩以譏之聞你生箇丈夫兒你生還似我生時你今餓我渾閑事秪恐你

兒餓戒兒

近世有人風喪父母及冠惟叔父存焉叔有七子一日叔謂姪吾當與汝析籍姪曰如何處其產業叔曰分之為二姪曰誠不忍諸兄弟共一分可為八分叔固辭姪曰不可遂作八分分之纔十七歲預薦入京時同館者二十餘輩有術士徧視之曰南宮高第獨此少年諸貢士咸斥術者曰汝何謬耶吾等皆大手筆久歷場屋豈不如一乳臭兒術者曰文章非我所知但此少年滿面陰德之氣皆積善之所致及放榜果獨名餘皆下第

向敏中除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為翰林學士當對真宗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已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不知上曰敏中今日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昌武往見丞相方謝客門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不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為僕射勳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親戚賓客飲宴者

亦寂無一心明日對上問昨日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張九成論曰仕宦至宰相亦可謂極榮矣文簡處之若不足以動其心其所養為何如後之學者平時高談闊論自以為富貴莫能動然有得一官而滿者有得一薦而滿者傷哉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它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元城先生曰韓魏公文潞公俱嘗鎮北門方魏公時朝城令決一守把兵士方二下輒悖罵不已知縣以解府魏公使前問云汝罵長官信否曰當時乘忿實有之公曰汝為禁兵既差在彼便有階級安可如此即於解狀判領赴市曹處斬從容平和畧不變色衆但見其投筆方知有異至潞公時復有外鎮解一卒如前者潞公震怒問之兵對如實亦判處斬而擲筆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如魏公則彼自犯法吾何怒之有不惟學術之妙亦天資之過人耳

東坡言頃試制科中程後英宗皇帝即欲便授知制

誥相國韓公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修注如何韓公曰記注與制誥為隣未可遽授不若且於館閣中擇近上貼職予之它日擢用亦未為晚乃授直史館東坡聞之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豊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隣舍子也令儀曰爾

素寡過何若而為盜耶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復呼之盜大懼語之曰爾貧甚負十千以歸恐為邏者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為良民

張知常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附致于公同舍生因公之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至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謂公遺人以金人所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李文靖公素有長者譽一世僕逋宅金數十千忽一

夕適去有女將十歲美資格自寫一券繫於帶願賣於宅以償馬丞相大惻之祝夫人曰願如己子育於室訓教婦德俟成求偶嫁之止請夫人親結縭以主婚然而務在明絜夫人如所誨及笄擇一婿亦頗良且奩幣歸之女範果堅白其二親後歸京聞之感公淪刻心骨丞相病夫婦刲股為羹饋之至甍衰絰三年以報

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宗道為諭德其居側有酒肆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易服微行飲於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

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遲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恠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嘆而去真宗果問中使具如公對真宗問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為宮臣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為忠實可大用後章獻果用之

陳忠肅公瓘雖閒居容止常莊言不苟發雖盛暑見

子孫輩未嘗不正衣冠一日嘗與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豈吾嘗有欺於人耶何爲有此問也

或問張無垢倉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耶抑其識耶先生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胷中器局不凡素有定見不然恐胷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者此也又問處事當如何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熟用意不如平心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未有捨此二字而能有濟者前輩當官處事常思有恩以及人而以

方便為上如差科之行既不能免則就其間求所以便民省力者不使搔擾重為民害其益多矣

張忠定公詠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盡只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顧詳欵已有歆嘆之意公翊旦即遣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令具常所衣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且居某之上座耶兼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羅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

艱食之際糶之價值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物
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其之
上也令索公裳二吏披之使端受四拜黃公後裔繁
衍至今在仕路者比比青紫

前輩言蒞官處有三莫之說事來莫放事去莫追事
多莫怕

曾魯公放生以蜆蛤之類為人所不恤而活物之命
多也一日夢被甲者數百人前訴既寤而問其家乃
有惠蛤蜊數籠者即遣人放之夜復夢被甲者來謝

蘇東坡云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近年始能不殺

猪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不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覬但見親經患難不異鷄鳥之在庖廚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又曰今日從者買一鯉長尺有咫雖困尚能微動乃置水瓮中須其死食生即放之

沙門島舊制有定額過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馬默處厚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諸海中非

朝廷之本意今後謚額乞選年深印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詔可著為定制未幾馬方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也左右挾一男一女至馬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人遂置二童乘黃雲而去馬驚起與左右卒隸見黃雲東去後生男女二人馬親語余如此

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亢有施置舉天下莫能奪劉道原獨奮厲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

剌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稠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原曾不以為意用是困窮而終不悔此誠人之所難也

王荆公與唐質肅公介同為參知政事議論未嘗少合荆公雅愛馮道以其能屈身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為宰相易四姓事十主此得為純臣乎荆公曰伊尹嘗五就湯五就桀者志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質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公為之變色其論議不合而多致

相侵率如此也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縗絰數人營理葬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賵斂棺椁皆所未具公憮然即徹宴席厚賙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薛簡肅公奎為蜀以惠愛得名民有老嫗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為生以養嫗子遂相慈孝

謝逸記曾魯公布衣游京師舍於市側旁舍泣聲甚悲詰朝過而問之旁舍生意慘愴欲言而色愧公曰

若第言之或遇仁人戚然動心免若於難不然繼以血無益也旁舍生顧視左右欷歔久之曰僕頃官于某以某事而用官錢若干吏督之且急視其家無以償之乃謀於妻以女鬻於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愛離色衰則棄於溝中瘠矣吾士人也孰若與我旁舍生愳曰不意君之厚既小人如此且以女與君不獲一錢猶愈於商人之數倍然僕已書劵納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劵彼不可則訟於官旁舍生然之公即與四十萬錢約曰後三日以其女來吾

且登舟矣俟君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公教商人果不敢爭攜女至期以往則公之舟無有也詢旁舟之人則曰其舟去已三日矣其女後嫁為士人妻逸自言元祐八年至京師得於鄭郡黃正叔以為公墓刻不載故惜其不傳因書其大畧云

御史中丞彭公思永為政本仁惠吏民愛之如父母惟不喜矯情悅衆揚已取譽常曰牢籠之事吾所不為居憲府多所論奏未嘗以語人或疵其少言惟謝之終不自辯每謂人曰吾不為他學但幼即學平心以待物耳

昔錢尚書遹為洪州職官緣事過鄱陽見彭器資值月朔有衣冠數十輩來見彭公設拜各人進問起居而退錢在書齋中窺見甚訝之因問公此輩何人公曰皆鄉里後進子弟也錢曰今它處後進必居於位或與先生並行何以有此公曰昔范希文自京尹謫守是邦其為政以名教厚俗敦尚風義為先州人仰慕感傾嚮之遂以成俗故至今為尊長者以父兄自處而不辭後進以子弟自任而不敢忽久之不變也此大賢臨政之效可以為法

張無垢云快意事孰不喜為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

於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於心君子所以隱忍評復不敢輕易者欲彼此兩得也

呂舍人本中云忍之一事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曾嘗說喫得三斗釅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韓魏公語錄曰欲成大節不免小忍和靖尹公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客有問今世之勇於迂叟者叟曰有范景仁者其為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僅五尺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眥髮上指冠力曳九牛氣凌三軍者為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於外者也若景仁勇於內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爲一有言之者輒切齒疾之與倍叛無異而景仁獨倡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爲之者則有矣然景仁者冒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祿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爲與猶戀戀不忍捨去況景仁身已通顯

有聲望視公相無雖步之遠必言而行年六十三即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易者能之乎凡人有所不能無或能之無不服焉如呂獻可先見范景仁勇決皆余所不及也

震澤長語

麻衣正易心法四十二章朱子謂其偽作掇拾老佛醫卜之說其信然乎然其立論亦甚奇謂羲皇易道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觀象而知吉凶後世易道不傳聖人不得已而有辭學者一着於辭便謂易止於是於是周孔孤行不知有卦畫微旨學易者當於羲

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註脚下盤旋周孔猶謂之註脚而况後世之紛紛乎今學者終年守傳註猶不能明易而欲单觀卦象其亦難矣

自古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自然之勢也成周以來河南之都惟長安洛陽江南之都惟建康其次則有襄鄧馬唐朱朴之議曰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則漢輿鳳林為之関南則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誠形勢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河渠漕輓天下可使大集此建都之極選也雖然皆未有及燕薊之

形勢者太行盤盤自西而北居庸古北松亭等關北瞰沙漠南引江淮土厚水深慱大奥愷其人沉鷙才勇杜牧所謂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地豈非天遺其勝以貽我 朝萬世帝王之業乎

英宗北狩蒙塵虜人悔禍旋奉駕歸此自古之所無也 國家國勢之強亦人事有以中其機會是時郕王監國不欲急君邊人謝之曰中國有主矣虜人抱空質而負不義於天下所以汲汲来歸蓋合鄭公孫申之謀也魯成公時晉執鄭伯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故鄭人圍許示晉不

急君也晉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於是諸侯伐鄭鄭伯歸趙王武臣為燕所得張耳陳餘使往輙殺之欲分趙地半有厮養卒請燕壁間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耳餘武臣皆一時豪傑姑以少長先立武臣此兩人者亦欲分趙而王名為求王實欲燕殺之殺之兩人分趙自立左提右挈賊燕易矣燕將以為然養卒御趙王而歸此亦公孫申之意也惜乎宋高宗不知出此也

宋世人才誠非我朝所及而其謀國之疎則不及我朝遠甚當靖建之變粘没喝以孤軍深入為宋謀者但當堅壁淸野勿與戰絶其歸路斷其餉道内用李綱外用种師道俟天下勤王之師四集彼自救之不暇一戰則粘没喝可擒何乃遽自張皇不敢發一矢二帝自幸其營為虜人席卷而去誠可笑也

周公制諡法雖臣子於君父不得私焉所以示萬世之公也其法嚴矣漢晋而下既已失之然猶付之一時公議諡不應議則博士駁正之猶為近古本朝之諡有美無惡所謂諡者特為褒美之具而已官由翰

枺者皆得謚文文不以人而以官已不免外議定謚出於秉筆一二人或以好惡叅其間又不聞有駁正之者於乎何以服天下信後世哉

國家之制革中書陞六部初亦疑之謂自古豈有無宰相而能致理者及觀宋南渡專任賊檜以殺忠良其後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相繼盜政羣小又從而附和之日入於敗亂而不知非以權重故耶則今日去之不為過也

我朝六部之設倣周制大典最為簡要有體然其名猶襲唐宋之舊唐以三省長官為宰相謂中書令門

下侍中尚書令左右僕射是也今中書省已去特存
中書舍人為七品官職書翰而已門下省已去特存
給事中雖七品而有封駁之權尚書省不復設令僕
乃陞六司尚書分為六部秩二品蓋即僕射之類也
中書尚書名與古同其實異矣

劉瑾雖擅權然不甚識文義徒利口耳中外奏疏處
分亦未嘗不送內閣但秉筆者自為觀望本至先問
此事當云何彼事當云何皆逆探瑾意為之有事體
大者令堂後官至河下問之然後下筆故瑾益肆使
人人據理執正牢不可奪則彼亦不敢大肆其惡也

予在翰林與陸廉伯語及楊文貞廉伯曰文貞功之首罪之魁也予問何為廉伯曰內閣故有絲綸簿文貞晚年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絲綸簿付之故內閣之權盡移中官余亦不知其然否及余入內閣歷朝詔誥底本皆在非所謂絲綸簿乎不關送入況中官之專與否不在一簿之存亡也顧人主信用何如耳廉伯之言不知何所從授天下皆傳之嘉靖初元言路大開諫官紛然爭言利害有謂文貞居憂謀奪情起復遂以絲綸簿奉振不知文貞晚年歸省墓未嘗居憂也甚者又謂文淵閣印亦為司禮監所奪請定

還之詔問印與絲綸簿今不知安在令言者自來追
理逺之言者伏罪乃已
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
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
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
親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
遠在殿下成化以来人君不復與臣下接朝事亦無
可紀凢脩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為吏户禮兵刑
工為十館事繁者為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
合成之副總裁刪削之内閣大臣總裁潤色其三品

以上乃浔立傳亦多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襃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将何所取信乎
翰林院地勢清切然品卑禄薄楊大年久為學士請外至云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莫敖之餒鬼從者之病莫興方朔之飢欲死自昔然矣
國家供三邊之費最大歲用銀至四五十萬愚以為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二十石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為不可行何哉按趙充國屯田之奏曰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

又言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故有吏
卒數千人虜不能攻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
多萬山遠望之便鄣曲相保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
利外有守禦之備唐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
開營田乃使韓重華為水陸運使給耒耜與牛耕傍
便近地墾歲大熟軍不復饑又益募人為十五屯屯
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過
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
百萬此又近事之効也今獨不可行乎
正統以前天下歲徵稅糧凡三千六百三十二萬一

千餘石内三百二十萬九千石折銀八十一萬四千餘兩戶口商稅除折米外并船料鈔折銀可得四十三萬九千餘兩兩淮鹽場鹽課銀歲不下數萬千兩各處稅粮折徵共一百三十三萬餘兩雲南閘辦三萬餘兩各鈔關船料四萬餘兩馬草折徵二十三萬餘兩鹽課折徵二十餘萬兩每年入數共二百肆拾叁萬兩　送內庫成造等項十餘萬兩或二十萬兩官軍俸銀三十三萬餘兩官軍折俸三十三萬六千五百餘兩宣府大同遼東陝西年例共四十萬兩若有聲息緊急奏討加添四五十萬或二三十萬聖旦千秋

等節用三十九萬千八百餘兩　親王王妃公主及上用及天下王府銀盆水鑵儀仗等用共十三萬七千五百餘兩每年出數共百餘萬兩　正德以来天下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郡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二十名吏五萬五千餘各項俸粮約數千萬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額派夏秋粮稅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五十餘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禄米衛所缺月粮各邊缺軍餉各省

缺俸廩

今上即位之初錦衣衛旗校革三萬一千八百餘歲省粮儲數十萬裁革冗官冗兵一千四萬餘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晉史中台星坼時以為大異張華等應其禍然中台星至 國朝常坼此理之不可曉者也或云上下不交之故或云本 朝不立宰相之應是果然歟北斗星七各有所主分野而第四星常不甚明白樂天詩云昔聞西漢元成間北辰微暗少光色至今猶然不知何也

成化中京師黑眚見相傳若有物如狸或如犬其行如風倏忽無定或傷人面或嚙人手足一夜數十發或在城東又在城西又在南北訛言相驚不已一日

上御奉天門視朝侍衛忽驚擾兩班亦喧亂 上欲起懷恩按之頃之乃定自是日遣內豎出詗汪直時在遣中數言事由是得幸遂立西廠使偵外事廷臣多被戮辱漸及大臣大學士商輅兵部尚書項忠皆以事去都御史牟俸亦被逮或往南京或往北邊戚權嚇奕倏忽往來不測人以為黑眚之應也

正德初彗星掃文昌臺官云應在內閣未幾逆瑾出

首逐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自是而後一時在位九卿臺諫無不被其禍乃知文昌為天下斯文之應不特內閣而已

正德十四年江西有黑雲紅雲各相鬬者久之分為兩城人馬洶洶各攻城城中人應之明年寧藩叛王守仁舉兵攻之

聖賢未嘗有意為文也理極天下之精文極天下之然後人殫一生之力以為文無一字到古人處胸中所養未至耳故為文莫先養氣莫要窮理

余讀詩至綠衣燕燕碩人黍離等篇有言外無窮之

感後世雅唐人詩尚或有此意如薛王沉醉壽王醒不涉譏刺而譏刺之意溢於言外君向瀟湘我向秦不言悵別而悵別之意溢於言外疑碧池邊奏管弦不言亡國而亡國之痛溢於言外溪水悠悠春自來不言懷友而懷友之意溢於言外潮打空城寂寞回不言興亡而興亡之感溢於言外得風人之旨矣

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有無窮之音華有無窮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彩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錙銖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從見入故以識字為賢知韓氏以參禪

為大悟通音為小悟

七音韻鑑出自西域應琴七弦從衡正倒展轉成圓不比華音平上去入而已華有二合之音如漢書元元之類無二合之字梵有二合三合四合之音亦有其字華書惟琴譜有之蓋琴尚音一音難可一字該必合數字之體以取數字之文華音論讀必以一音為一讀梵音論諷雖一音而一音之中自有抑揚高下二合者其音易三合四合者其音轉難大抵華人不善音今梵僧呪雨則雨應呪龍則龍見華僧雖學其聲而無驗者實音聲之道有未至也

嘗疑公山不狃之叛也而孔子欲往然不狃叛季氏非叛魯也孔子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公室乎按左傳吳將伐魯叔孫輒對之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宋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君子不以所惡發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及吳使不狃將故道險由武城其不忘故國如此則其以費叛也非以張公室乎余故表而出之以明孔子欲往之意

正德中籍没劉瑾貨財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銀八百萬又一百五十八萬

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鉤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銀湯盤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匱穿宮牌五百金牌三袞袍四八仸金龍盔甲三千玉琹一玉珽印一顆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

嘉靖初籍沒朱寧貨財金七十扛共十萬五千兩銀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入萬兩碎金銀四箱碎銀十匱金銀湯盤四百金首飾五百十一箱珍珠二匱金銀臺盞四百二十付玉帶二千五百束金絲環四箱珍珠眉葉纓絡七箱烏

木盆二花盆五沉香盆二金仙鶴二對織金蟒衣五百箱羅䌷屏風五十大理石屏風三十三座圍屏五十三扛蘇木七千扛胡椒三千五十石香椒三十扛段疋三千五百八十扛綾絹布三百二十扛錫器磁器三百扛佛像一百三十匣又三十扛祖母祿一尊銅鐵獅子四百車銅盆五百古銅爐八百三十古畫四十扛白玉琹一金船二白玉琵琶一銅器五十扛巧石八十扛於𪘚胡椒八百斛世以為侈也而盛傳之今覩二逆賊籍籍視元載何如也聞昔王振曹吉祥之籍尤多官家府庫安得不空百姓脂膏安得不

竭

諸葛武侯宋范希文皆三代以上人物也昔朱子謂文正公為宋朝第一流人物余始亦疑之謂有宋名臣最多若韓忠獻之豐功偉量司馬公之精忠粹德它如李文靖富鄭公尚多有之安得便為第一久迺信之宋自仁宗以前呂端諸人養成一代忠厚之風公始倡為直言上壽之儀晏殊等皆不能堪英果之氣自公作之則其忠鯁之節可知當是時道學未倡公始以中庸授橫渠開道學一脉其先憂後樂之義前人所未發於草萊中拔胡安定李泰伯孫明復之

流其學術之醇正可知元昊之叛韓公欲用攻策公雖主守卒之韓公有好水之敗劉滬失守富公等皆謂當誅公獨不言謂諸公勸人主殺人手滑他日吾輩恐亦不免富公後服其見以為范六丈眞聖人也營洛之議若預見有靖康之禍者其謀慮之深長可知荒歲省役善政也公獨因之興作官得其力民得其食公私兩利焉眞能見人所未見其置義田則曰吾宗族固有親疎自祖宗視之無親疎南園之地術者以為種生公卿則曰與其私於一家孰若公於一郡於嘑是心也其聖賢之心乎

古稱大器晚成焉況所以知朱勃非遠到之器也以我朝諸公論之故少師李東陽五歲能作文字以神童入禁中十七登進士少傅楊一清亦以神童舉十七登進士今少師楊廷和十二占鄉試少傅蔣冕十八為解元費宏十九為狀元官皆極品年壽亦高則晚成之說殆未盡然也

郊外農談

漢董仲舒嘗建議令民廣種二麥毋令後時蓋二麥於穀粟新陳未接之時最為得濟不可不廣也按四時纂要及諸家種藝書云八月三卯日種麥全收但

江南地煖八月種麥麥芽初抽爲地蠶所食至立冬後種方無此患吾鄉近來種麥不爲不廣但妨早禾縱有早麥亦至四月終方可收穫秖及中禾若六七月旱中禾多受傷不若徑種晩禾天地雨暘之期久晴必有久雨假使晩禾薄收以麥佐之亦可自給

錢魁字更生常熟人洪武十年應　詔言星變高皇帝嘉納之召試祭元幼主文稱旨將擢用之以老疾固辭乃遣歸臨行高廟面諭之曰爾歸經過府縣爲我宣諭官吏我百姓箇箇要安徭役處處要均百姓所以不安徭役所以不均者皆貪官汚吏壞我法度

今後把者不饒高廟創業之君起於民間備知生民疾苦故有是諭使為官者人人能體此意則百姓安而邦本固矣

常平之法其來尚矣自管仲相齊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穀有貴賤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使萬室之邑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有千鍾之藏則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魏李悝乃祖其意為文侯作平糴之法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

勸故大熟則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而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歛中饑則發中熟之歛大饑則發大熟之歛而糴之故雖水旱饑饉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行之魏國國以富强漢宣帝四年豐穰穀石至五錢耿壽昌建言令邊郡皆築倉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民甚便之壽昌常平之法即李悝平糴之法李悝平糴之法即管仲通輕重之權也自後漢唐以来常有行之者宋朝朱晦菴先生亦嘗提點常平倉此萬世可常行之法然官得其

人上下一心乃可行耳
近見牧民之官惟務姑息以為愛民民初見之有寬
仁之譽及夫稍久紀綱不振奸宄之徒以民害民者
紛然而出肆無忌憚良民之受害者無所控告反不
若處苛察之下矣古人謂牧民如牧羊視其後者而
鞭之去其敗群者夫敗群之羊本出於群不去則羣
為所敗害民之民亦出於民不去則民為所害矣故
官箴曰政不欲猛刑不欲寬寬則民慢猛則民殘此
言本於孔子允寬猛相濟而後可以為政矣
漢朱暉嘗為臨淮太守有善政民歌之曰强直自遂

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後免官家居章帝召用之為尚書僕射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脩均輸法暉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得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帝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敕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遂閉口

不復記諸尚書共劾奏暉帝寢其事詔遣問起居太醫視病大官賜食暉乃起謝孔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暉其庶幾哉

予在東陽一日至東門訪耆宿徐景暘景暘倜儻好客具饌留午酌座客有論及人家子孫昌盛皆其祖父陰德所致予曰昔有客與眞西山先生論毋問百物皆有影惟人心無影西山曰子孫是心之影景暘曰何必云云人之行事善惡皆出於心其行事之蹟便是心之影尤為簡要景暘雖不甚讀書要是質美者

宋儒魏了翁與眞德秀同時而齊名爲四方學者所宗號鶴山先生理宗嘗欲大用之爲權臣所沮了翁蜀人時蜀中兵亂不得歸因賜第於吳門了翁歿吳人以爲鶴山書院肖其像而祠之崇德也宣德間周文襄公忱以工部侍郎巡撫南畿借寓書院中自是以後巡撫大臣至吳門皆寓於此吳人不知其故凡巡撫駐節之處皆稱書院是可笑也自巡撫吳中者莫賢於文襄其財賦羨餘以之造橋梁治道塗置倉廩旁及於釋氏老子之宮者無算獨不能自治一廨宇而寓居先賢祠中愚於是爲文襄少之

成化間　朝廷好寶玩中貴有迎合上意者言宣德間嘗遣王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異貨無算上然之命一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項公忠為兵部尚書劉公大夏為車駕司郎中項尚書使一都吏於庫中檢舊案劉郎中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檢之不得項尚書笞責都吏令復入檢如是者三日水程終莫能得劉郎中亦秘不言會科道連章諫其事遂寢後項尚書呼都吏詰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劉郎中在傍微笑曰三保太監下西洋時所費錢粮數十萬軍民死者亦以萬計縱得珍寶

於國家何益此一侍弊事大臣所當切諫者舊桑维在亦以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那項尚書悚然降位對劉郎中再揖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劉公果至兵部尚書

正統間濬然陳公以南京國子祭酒九載奏績之京時中貴有柄國者勢傾朝野素慕濬然公人品高欲致之門下遣工部侍郎廬陵周公忱巡撫南畿時亦在京進謁中貴知其與濬然公同年微露其意周公諸濬然公以其意達之濬然公曰敬宗忝為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周公因誑中貴曰陳

祭酒書法極高姑以求書爲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中貴然之乃遣人致絲段羊酒求書程子四歲澹然公爲走筆書之而返還其禮幣竟不往見故爲祭酒十八年更不遷轉然士大夫於是益高其風節云

士有志於道德者有志於功名者有志於富貴者雖繫人品之高下亦由世道之隆汚志於道德者無以尚之志於功名者已落第二義志於富貴者風斯下矣近世人家生子見其岐嶷父母親戚便以富貴期望之及稍長授書里塾其資質稍異遂令學科舉文

字以為他日富貴之階梯其子弟亦自謂富貴可唾手取更不知向上一步後至登魏科陟顯仕良田廣廈錦衣玉食榮祖考而蔭子孫海內之士翹首企足而望之以為一代豪傑之士後之有志者咸以是為顧馬世道如此可慨也夫

初魏國公徐達與常遇春同伐元元主知曆數在我太祖遂北歸沙漠盡讓華夏之地常遇過春矜功好殺欲邀其歸路而殺元主魏國曰不可彼不戰而去還我中夏是順天也我邀而殺之寧非逆天乎及還常遇春先歸見　太祖曰我欲殺元主徐達受其賄縱

之　太祖由是疑魏國候其歸收之魏國素寬仁長
者左右之人皆向之魏國至將入金川門有一內侍
馳馬来附耳與語魏國遂還坐舟中陳兵甚嚴　太
祖待之不至命衆公卿迎於江上魏國堅卧舟中不
起　太祖親往迎之猶不起　太祖不得已入其舟
中魏國始伏地慟哭指天爲誓以自明　太祖亦泣
下慰勞再四自是君臣相遇如初此事聞之呂秉之
太常太常聞之徐錦衣德裕云盖開平劉毅強勇好
武嗜殺而中山純誠厚德忠志無疵其性質本殊故
舉動自別今魏國封爵與國同休而鄂失其傳興滅

繼絶不能不有待也

錢塘馬洪號鶴窓博學工詞章清脩苦節教授生徒以給其家錢塘湖山之勝以飛来峰為最洪所居去飛来峰不十里以貧累不能數往十五年閒僅兩到耳因題詩曰飛来峰在脚跟頭十五年間兩度遊說與山靈應笑我先生忙到幾時休予讀之旣悲其窮復賞其達

九沙山人萬表曰餘集者集灼艾先續二集之所餘也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寧嫌於繁耶

嘉靖丙申歲三月朔識

灼艾餘集卷之二終